

文 選

(二)



江苏淮阴师范函授组编

文 选

(第二分册)

论 说 文

一九七八年一月

目 录

论权威·····	恩格斯 (1)
反对党八股·····	毛泽东 (20)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毛泽东 (57)
驳“舆论一律”·····	毛泽东 (74)
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	《解放军报》编辑部 (89)
“缓和”的烟幕和争霸的野心·····	《解放军报》评论员 (102)
劝学(节选)·····	荀 况 (122)
论积贮疏·····	贾 谊 (132)
答司马谏议书·····	王安石 (147)
论说文的基本常识·····	(163)
论说文的教学·····	(177)
练习课文	
革命战士应该又红又专·····	(190)
参考文章	
逻辑·····	(194)
究竟是谁“连形式逻辑也违背了”? ——揭穿“四人帮”的诡辩术·····	(213)
逻辑与语文教学·····	(224)

论 权 威^①

恩 格 斯

DD 71 / 18

有些社会主义者近来开始了一次真正的十字军征讨^②，来反对他们称之为权威原则的东西。他们只要宣布这种或那种行为是权威的，就足以给它定罪了。这种简单化的方法竟被滥用到这种地步，以致必须比较详细地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但是，既然这两种说法都不好听，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又使服从的一方感到难堪，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否可以不要这种关系呢，我们能不能——在现代社会中既有的条件下——创造出另一种社会制度来，使这个权威成为没有意义的东西而归于消失呢。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即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就会发现，它们有一种使各个分散的活动愈来愈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代替各个分散的生产者的小作坊的，是拥有庞大工厂的现代工业，在这种工厂中有数百个工人操纵着蒸汽发动的复杂机器；大路上的客运马车和货运马车已被铁路上的火车所代替，小型帆船和内海帆船已被轮船所代替。甚至在农业中，机器和蒸汽也愈来愈占统治地位，它们正缓慢地但却一贯地使那些靠雇佣

工人耕作大片土地的大资本家来代替小自耕农。可见，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复杂化，正在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

我们假定，社会革命推翻了现在以自己的权威支配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资本家。我们再完全按照反权威主义者的观点来假定，土地和劳动工具都成了那些使用它们的工人的集体财产。在这种情况下，权威将会消失呢，还是只会改变自己的形式？我们就来看一看。

就拿纺纱厂做例子罢。棉花至少要经过六道连续工序才会成为棉纱，并且这些工序大部分是在不同的车间进行的。其次，为了使机器不断运转，就需要工程师照管蒸汽机，需要技师进行日常检修，需要许多工人把生产品由一个车间搬到另一个车间等等。所有这些劳动者——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迫按照那根本不管什么个人自治的蒸汽权威决定的时间开始和停止工作。所以，劳动者们首先必须商定劳动时间，而劳动时间一经确定，大家就要毫无例外地一律遵守。其次，在每个车间里，时时都会发生有关生产过程、材料分配等局部问题，要求马上解决，否则整个生产就会立刻停顿下来。不管这些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是根据领导各该劳动部门的代表的决定来解决的呢，还是在可能情况下用多数表决的办法来解决，个别入的意志总是要表示服从，这就是说，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的。大工厂里的自动机器，比任何雇佣工人的小资本家要专制得多。至少就劳动时间而言，可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门上写上这样一句话：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③！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

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

再拿铁路做例子。这里，无数人的合作也是绝对必要的；为了避免不幸事故，这种合作必须依照准确规定的时间来进行。在这里，活动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属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负责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都是一样。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表现得很明显的权威。不仅如此，假如铁路员工对乘客先生们的权威被取消了，那末，第一趟开出的列车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但是，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如果我拿这种论据来反对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们就只能给我如下的回答：“是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赋予我们的代表的那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这些先生们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这些深奥的思想家，简直是开我们的玩笑。

这样，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

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所以，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通。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只是拼命反对字眼。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是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也太少了吗？

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

注 释

①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应《人民报》编辑恩·比尼亚米的屡次请求为《共和国年鉴》这本文集而写的。比尼亚米向恩格斯提出请求最早是在一八七二年七月。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三日，比尼亚米通知说，他已收到了恩格斯的文章，但由于比尼亚米被捕，文章丢失了。一八七三年三月恩格斯寄给比尼亚米《论权威》一文，比尼亚米在一八七三年十二月予以发表。

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在一八七二年期间同无政府主义对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影响进行了斗争；恩格斯在为《人民报》写的一系列论文中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恩格斯的这篇论文和马克思为那本文集而写的论文《政治冷淡主义》，是团结在《人民报》周围的社会主义者的组织同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的理论基础。

《人民报》是一家意大利报纸，由恩·比尼亚米主编。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五年在洛迪出版，一八七五年至一八八三年在米兰出版；七十年代初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后来是社会主义的报纸，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三年是国际支部的机关报，支持总委员会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刊登过国际的文件和恩格斯的文章。

②十字军征讨——原指一〇九六至一二九一年间，西欧封建主和大商人阶级为掠夺东方国家而发动的殖民远征，因参加东征的人衣服上缝有红十字，所以，历史上称十字军东征。这里所说的十字军征讨，是指一八七一年十一月巴枯宁在瑞士的桑维耳耶非法举行“代表大会”，向第一国际公开

发动猖狂进攻的事件。十字军东征先后共有八次，都以失败而告终。恩格斯称巴枯宁发动的对第一国际的攻击为“真正的十字军征讨”，是辛辣的讽刺，也点明了他的可悲下场。

③恩格斯套用了但丁《神曲》中《地狱篇》第三歌第三节地狱大门上的题词。

④政治国家——恩格斯讲的政治国家，就是指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治国家这个说法，指出了无产阶级国家由建立、巩固到逐渐消亡的辩证过程。无产阶级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当产生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消失以后，国家的主要职能就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的管理职能，政治国家变成了非政治国家，国家也就消亡了。

思考题

1. 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什么？作者是怎样论证这一中心论点的？

2.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是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呢”一句的意思是什么？它在全文的结构上有什么作用？

讲析

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的光辉著作《论权威》，写于伟大的巴黎公社革命后的第二年。它是在反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激烈斗争中产生的。

巴黎公社失败后，世界资产阶级更加疯狂地镇压各国工

人运动，特别集中攻击领导各国工人运动的第一国际及其支部。在这种情况下，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成了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然而，钻进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这时却大搞分裂活动，公开攻击马克思为首的第一国际，其中最疯狂的就是巴枯宁一伙。

巴枯宁，出身于俄国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在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中，他大搞政治投机，被捕后多次向沙皇哀求赦免，承认自己是个“十恶不赦的大罪犯”，成了可耻的叛徒。一八六八年巴枯宁混入第一国际。他是继蒲鲁东之后又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头子。他自己供认：他的理论“是被扩大了，发展了的……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体系”。他的全部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人性论。他宣扬个人绝对自由，胡说：“我不能想象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还会有任何属于人类的东西。”他把自由和权力（或权威）对立起来，认为什么地方存在权力（或权威），什么地方就没有自由。从这种谬论出发，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国家本身。他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是万恶之源。他反对一切国家，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特别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权威。他恶毒攻击马克思“从头顶到脚跟是一个权威主义者”和“独裁者”，诽谤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是“权威主义”的“巢穴”。

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同巴枯宁一伙的无政府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恩格斯指出：“所谓的无政府状态、独立小组的自由联合等原则的唯一结果，只能是无限制地和荒谬地分散革命的斗争力量，让政府用一小撮兵士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把各个城市一一征服。”恩格斯还进一

步揭露了巴枯宁一伙在国际内部拉山头、搞分裂，建立和发展秘密团体的真相。马克思指出：巴枯宁反对权威的实质是妄图把第一国际“变为他私人的工具”。鉴于巴枯宁的背叛行为及其给工人运动造成的严重危害，第一国际在一八七二年决定开除巴枯宁，从而宣告了巴枯宁阴谋集团的破产。

为了从思想上清除巴枯宁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从一八七二到一八七五年，马克思、恩格斯先后写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等一系列光辉著作。《论权威》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表的。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精辟地论证了权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威问题的基本观点，揭露和批判了反权威主义者的反动实质。

二

全文十节，可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1—8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社会经济基础、生产斗争方面论述权威存在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批判反权威主义者不顾事实，只是反对字眼的荒谬态度。这部分可分三层：

第一层（1节），提出论题并论述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权威存在的客观基础。

文章先从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权威的嚣张气焰和问题的严重性写起，交代写作目的，引出论题，具有鲜明的战斗性。

接着，恩格斯先准确地阐明什么是权威，搞清论题的内

涵，然后提出本文第一部分所要论述的中心问题：“是否可以不要这种关系呢，我们能不能——在现代社会中既有的条件下——创造出另一种社会制度来，使这个权威成为没有意义的东西而归于消失呢。”

在以下文字中，作者首先回答问题的一个方面，即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是否可以不要权威。恩格斯从考察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入手，揭示了人类生产和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这就是“各个分散的活动愈来愈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用来证明这个观点的是以下三个方面的具体事实：①工业方面，拥有复杂机器的庞大工厂“代替”了小作坊；②交通运输方面，火车“代替”了马车；蒸汽机发动的大轮船“代替”了主要靠人力和风力驾驶的小帆船；③农业方面，使用机器的农业资本家，正在“代替”分散的、主要靠自己劳动生产的小自耕农。由于这些事实是人所共知的，因而“联合活动”正在取代“独立活动”这个结论是无可辩驳的。那么，这种联合活动同权威问题有什么联系呢？这节末尾，作者根据已被证明是正确的观点进行严密的推断：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就必须有权威。这就有力地说明了权威的存在，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中所必需的，而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无政府主义者不顾权威必须存在的客观条件而拼命加以反对，只能是道道地地的唯心主义者。

第二层（2—6节），论述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后，权威不会消失，只会改变自己的形式。

在上一层中，作者已经证明，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权威的存在是必需的。那么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又将怎么

样呢？“在这种情况下，权威将会消失呢，还是只会改变自己的形式？”作者从分析事例入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第3节，以纺纱厂的生产为例，说明权威是必需的。理由是：①不同车间、不同工种的人（包括男人、女人、儿童）都必须遵守共同商定的劳动时间；②为了使生产能够连续地进行下去，必须立即解决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局部问题，解决办法一旦决定，“个别人的意志总要表示服从，这就是说，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的”；③“大工厂里的自动机器，比任何雇佣工人的小资本家要专制得多。”根据以上三个方面的论证，本节末尾归纳出结论：“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这个结论，不仅强调了权威对于发展大工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深刻地指出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权威”的荒谬性和反动性。

第4节，拿铁路做例子，指出这里“需要很明显的权威”。因为：①“无数人的合作”是“绝对必要的”；②这种合作“必须依靠准确规定的时间来进行”；③“活动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个能处理一切所属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表现得很明显的权威”。这是从正面论述。为了加强说服力，作者又以设问的方式指出取消权威的严重后果，从反面证明这种权威在铁路工作中是“绝对必要的”。

第5节，以汪洋大海上的航船为例，指出“在危险关头”，“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论证不仅需要权威，而且需要“最专断的权威”。

以上三节，分别从工业生产、水陆交通方面论述了“权

威”在不同范围、不同场合、不同条件下的各种表现形式（蒸汽权威、劳动时间、代表决定或共同表决、起支配作用的“意志”等），雄辩地说明：社会革命以后，权威不会消失，只会改变自己的形式。在论证方式上，这三个论据是按照取消权威所可能产生的危险的严重程度安排的：工厂不要权威，只是生产中断；而铁路、轮船上不要权威，则必将造成生命危险。这种安排，是为突出中心论点服务的，如：工厂——需要权威；铁路——需要表现得很明显的权威；危险关头的航船——需要最专断的权威。

第6节，作者在上文论证的基础上深入一步，紧紧抓住“事物本身”，揭露反权威主义者可能搞的玩弄字眼、偷换概念的卑鄙伎俩，充分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主义立场，以及强烈的论证色彩和严密的逻辑力量。

在另一篇通信里，恩格斯驳斥反权威主义者的谬论时写道：“没有一个做最后决定的意志；没有统一的领导，人们究竟怎样开动工厂，管理铁路，驾驶轮船，这一点他们当然没有告诉我们。”又说：“一个哪怕只有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关于这一点巴枯宁又闭口不谈。”（恩格斯《致泰·库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这正可以作为这一层论述的小结。

第三层（7—8节）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威问题的基本观点。这是对上两层论证的归纳和进一步的阐述。

第7节，归纳前述事实，指出“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权威和服从“都是我们所必需的”。这是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的经

济关系作了细致的考察和对无产阶级革命以后社会经济关系作了严密的分析后所得出来的科学的结论。

第8节，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威问题的基本观点，指出反权威主义者不看事实，只反对字眼。开头第一句话，也是在前述事实基础上的一个归纳，指出随着生产的发展，需要“日益扩大”权威的范围（绝不是减弱它）。这是对第7节内容的进一步阐发。既然权威是必需的，而且还要“扩大”范围，因而反权威主义者“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或者相反“把自治原则说成绝对好的东西”，就是荒谬的了。这个结论建立在对铁一般事实的科学分析上，表现了极大的尖锐性和无可比拟的说服力量。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又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准确地指出：“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威问题的基本观点。怎样理解这个基本观点呢？其一，关于权威与自治的相对性。权威和自治都不是孤立的、绝对的东西，它们都依一定的条件而存在。没有自治，权威就失去了现有的内容。而离开了权威，自治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试看，无政府主义者不是叫嚷“权威”“绝对坏”而想消灭“一切权威”吗？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自己实际上却是“服从”了蒲鲁东无政府主义这种“权威”的。同时，他们说“自治”“绝对好”，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也永远找不到那种“自治”。其二，关于权威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以规章制度为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订的规章制度首先反映了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资本家不劳而获，工人则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这种规章制度

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和政治性。虽然其中也有一部分反映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反映了生产技术规律，但由于这种规章制度是为资本家剥削工人，从工人身上榨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服务的，因而是反动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所有制变了，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他们为了不断总结生产斗争的经验，把高度的革命热情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也要在生产上制订合理的规章制度，但这是为高速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支援世界革命服务的。这种规章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以及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高度责任心，又反映了人按照自然力的特性去掌握和利用自然力的规律，代表了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因而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拥护。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人们的思想觉悟也存在着先进、中间和落后的差别，这些又必然要反映到生产领域里来。因此，这些规章制度又有一定的强制作用，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它必然要“管”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歪风邪气，“卡”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压”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以保证社会主义生产的正常进行。当人类进入了更高一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情形就不同了。虽然生产领域里的权威仍然不会消失，但那时，连“政治国家”和“政治权威”的社会职能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转引自《国家与革命》第十六页）。因此，生产领域里的这种权威，也将随之而失去其在资产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里所具有的阶级性和政治性。这也就是恩格斯在本文中讲

的“未来的社会组织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的意思。在阐明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威问题的看法之后，作者又深刻地揭露了反权威主义者不看事实，只是拼命反对字眼的唯心主义观点，强调了上述结论的正确性。

以上是第一部分，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和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和革命以后的社会经济关系，着重从生产领域里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威问题的基本观点，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不顾事实，空喊反对一切权威的荒谬观点，指出“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权威都是“必需”的。

第二部分（9—10节），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出发，阐述革命权威对完成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的极端重要性，彻底揭露反权威主义者反对政治权威的反革命实质。

第9节，揭露反权威主义者不只是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而用所谓“反对一切权威”的虚伪口号攻击无产阶级革命的罪恶用心，并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和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证明了无产阶级政治权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本节开头以设问引出批驳的对象。“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特别是攻击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革命运动，是反权威主义者的真正要害。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不只是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呢？这正是冒充社会主义的反权威主义者内心的隐衷。作者接下去就一步一步地揭开了其中的秘密。“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以下一句，首先说明马克思主义者同反权威主义者在最终目的——废除国家的问题上并无分歧。“但是”以下